

「读鉴小说轩」

唐宪宗

唐帝国回光返照的中兴明君

『阳关曲』：夜鸦惊梦未可眠，马跃关山忆从前。定藩肃
叛踏雪进，红日堂堂辉青天。

唐宪宗李纯，新锐掌国柄，
远慕太宗、玄宗，革故鼎新，
用人唯贤，励精图治。
刘辟、李锜叛乱，
吴元济、李师道割据，
武士衡被刺、裴度历险，
李愬雪夜入蔡州……
忠奸之斗，缠绕在明君周遭，
叩问他的襟怀、智慧和人格。
他铁血削藩，回归大道，
他整肃财赋，普维正统。
『元和中兴』，就这样诞生了！
月圆就有缺。明君也有颓唐时，
郭妃族群坐大，宦官得势……
历史，便是如此，此事古难全。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读鉴小说

「读鉴小说轩」

唐宪宗

唐帝国回光返照的中兴明君

『阳关曲』：夜鸦惊梦未可眠，马跃关山忆从前。定藩肃
叛踏雪进，红日堂堂辉青天。

唐宪宗李纯，新锐掌国柄，

远慕太宗、玄宗，革故鼎新，

用人唯贤，励精图治。

刘辟、李錡叛乱，

吴元济、李师道割据，

武士衡被刺、裴度历险，

李愬雪夜入蔡州……

忠奸之斗，缠绕在明君周遭

叩问他的襟怀、智慧和人格

他铁血削藩，回归大道，

他整肃财赋，普维正统。

『元和中兴』，就这样诞生了，

月圆就有缺。明君也有颓唐时，

郭妃族群坐大，宦官得势……

历史，便是如此，此事古难全。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宪宗 / 王占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2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9416-8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161 号

唐宪宗

作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外镇思扩地	太监谋皇权	1
第 二 章	节度使被鸩	太上皇殡天	13
第 三 章	王承宗叛逆	卢从史授首	25
第 四 章	王承宗反叛	魏博镇归附	37
第 五 章	武元衡被刺	李无影恋美	49
第 六 章	李无影断臂	吕元膺擒贼	61
第 七 章	再施美人计	羨余得高官	73
第 八 章	一战败铁城	再战败蔡州	85
第 九 章	高帅遭惨败	左相掌兵机	97
第 十 章	李逢吉进贡	郭娘娘寻僧	109
第十一章	薛存诚抗旨	鉴虚僧断头	121
第十二章	陈弘志被挾	李光颜破城	133
第十三章	红霞思旧欢	李绛谋进兵	145
第十四章	藩镇同使计	宪宗用奇谋	157
第十五章	宪宗颁密旨	王帅伪救援	169
第十六章	官军复两镇	宪宗斩二少	181

第十七章	田镇遭谋害	王贼据成德	193
第十八章	鲸吞平蓟镇	巧用朱克融	205
第十九章	陷坑除叛逆	刺客闹皇宫	217
第二十章	火攻取成德	毒茶谋皇位	229

第一章 外镇思扩地 太监谋皇权

大唐贞元二十一(805)年八月,长安的天气已是相当炎热。作为唐帝国的京都,长安的夜晚不乏繁华景象。夜市上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前,挤满了享用夜宵的红男绿女。一辆锦车轰隆隆疾驶而过,那阵势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赶车的像发了疯一般,把正在品食馄饨的几个食客,撞得连长凳带人滚爬在地。其中一个官员打扮的青年闪身躲过,一把抓住车夫的鞭子,怒目圆睁地斥道:“天子脚下,堂堂京师,岂容尔等这般撒野!”

锦车车篷的轿帘掀开,里面伸出一张胡子扎撒的脸来,回以打雷般的怒吼:“怎么,活得不耐烦了,找死啊!”

又一已被撞倒在地的官员起身,拉住青年官员的袍袖:“白兄,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松手吧。”

“韩兄,难道在这长安城还没有王法了不成!”青年官员便是享誉后世的大诗人白居易,而被他称为韩兄的便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称的韩愈。他二人惺惺相惜,因同在京城为官,结伴出来在此吃宵夜,没想到遇到这样的狂妄之徒。

韩愈将白居易的手掰开:“算了,息事宁人为上。”

白居易松开手,依旧是悻悻然。

胡子扎撒的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儿地连哼几声:“今天算是便宜你,老子有急事在身,要不然我扒了你的皮!”轿帘撂下,锦车轰隆隆地走了。

馄饨摊主对气色仍然不平的白居易说道:“官家,看此人的架势,像是外镇的节度使,这种人仗着掌控军队,蛮不讲理,皇上都畏惧三分,您又何苦同他怄气,不值得。”

白居易叹口气,对韩愈说:“看起来,外镇跋扈乃国之大患。不知当今万岁可敢虎口拔牙,制服外镇。”

“难啊!”韩愈的口气也很无奈,“皇上而今先拿宦官开刀,好在有王叔文大人的鼎力支持,还有柳宗元等名臣相助,但愿能把太监们的气焰打压下去。”

“可惜你我二人官微言轻啊!”白居易大无力振兴朝纲的感叹。

韩愈和白居易目视着那辆锦车绝尘而去。

灯火通明,此刻的王叔文府邸高朋满座。志同道合的同朝官员,自然而然地都聚到王叔文的府中议事。尚书左丞韦执谊,翰林待诏王丕,还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陈谏、程异、凌准等一千名士,一个个无不慷慨激昂,发誓要匡扶正气救国救民。

管家匆匆来报:“秉老爷,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求见。”

“他来做什么!”韦执谊立时警觉起来,“王大人难道与外镇早有来往?他可是节度使韦皋的心腹。”

王叔文赶紧表白:“本官与他素无交往,他突然登门造访,看起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王丕猜测道:“莫不是我们议论的削减外镇威权之事,他们闻到了风声?”

“无论如何,客人登门总得去见一见。”王叔文吩咐管家,“把来人引至客厅相见。”

王府的客厅倒也雅致,不乏太师椅和名人字画。二人见面寒暄已毕,王叔文自然发问:“刘将军,你我素无来往,今日千里迢迢突然登门,不知有何见教?”

“未将此行非个人讨扰,实乃代节度使韦皋大人前来拜望。”刘辟递上一纸册页,“今有礼单奉上,请王大人笑纳。”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本官与韦大人无亲无故,绝难收受礼物。”王叔文一口回绝。

“同朝为官,虽说文武有别,也当相互关照。交往也总有开头嘛,有了今日这交往不就起始了,也就有了交情。”刘辟再把礼单递上,“大人不能让未将一直这么举着吧。”

王叔文只得接过,信手翻开,不由得大吃一惊。头几行便令他大开眼界,对方出手堪称大方。只见开列的是:黄金五千两,白银1万两,珍珠十升,珊瑚树十棵……他当即将礼单退回:“刘将军,如此厚礼,本官不敢收受,烦请完璧归赵,谢过韦皋大人。”

刘辟不肯接:“王大人,未将几千里路,已将礼物从蜀地带来,大人拒收,让未将如何回去交差?”

“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不知韦将军在朝中有何事情,但说无妨,只要本官力所能及,无论有否礼物,本官都会照办。”

“其实也没有事情拜托,韦将军只是想同王大人交个朋友。”

“刘将军有话尽管直说,否则几千里颠簸,话不说出,岂不徒劳往返?”王叔文要弄清韦皋的目的,“刘将军还是直言为上。”

“我们远在蜀地信息不通，闻知朝中就要削减外镇威权，一切归中央决定。还要调外镇进京任职，这些传言沸沸扬扬，闹得外镇人心浮动，也不知是真是假？王大人可否明示？”

“此事嘛，朝中重臣确实也曾议论过，只是尚无定论，万岁还没有打定主意。不过看这趋势，适当削减外镇权力，倒也势在必行。”

“这个，各外镇几十年皆在一处镇守，大都是父死子继，已形成习惯，突然改变，只怕各外镇都难以接受。”

“旧的习惯，不利于朝廷百姓的，就要加以改正。比如，有的外镇连钱粮赋税也不上交，官吏委任也是自己做主，俨然就是独立王国。长此下去，大唐国名存实亡，老规矩不改如何得了。”

“看起来这主张是大人给皇上出的。”

“不光本官，还有一大批贤臣，众人都是这个主张。”王叔文再加一句，以令其死心，“皇上基本也是这个意思。”

“大人，如果一意孤行，就不怕引发反弹，激起变故！”刘辟在给王叔文施加压力。

“这牵涉到外镇和皇上的利益再分配，也就是皇上把他应有的权力拿回来，如遇反抗和抵制，也就只能强行推进了。”

“王大人，万岁新近登基，皇位尚不稳固，末将想当需外镇的支持，而韦大人愿主动与您交好，对皇上表露忠心，王大人若理智地看待此事，愚见以为不应当推拒韦大人的好意。”

“本官一向以国事为重，对皇上忠贞不贰，从不私下里结党，刘将军所议，实难从命。”

“既如此，王大人且将礼物留下半数，也算是给末将一个面子，再者说也是给韦大人留条后路，以后彼此或有用得着之处。”

“刘将军，实在对不住，本官办事以公对公，不会存留半分私念，也请转告韦皋大人，无论之后遇到何种事情，本官都难弃公而讲情面。”

“王大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末将也就再无话可说了。”刘辟起身告辞，“就此别过。”

“恕不远送。”王叔文只是起身一揖。

刘辟离开王叔文府邸，便直奔大内总管太监俱文珍的宫外府宅。两处相距不远，只不过一个街区。但这俱府却是远胜王府的宏大，高耸的楼群，林木森森的后园，处处显示出主人地位至高无上。刘辟被下人引入客厅，下人要他稍候。刘辟

望见对面的宴会厅内人影晃动,听得见对面传来阵阵悠扬的丝竹声。一名女歌伎高亢入云的歌声,也清晰地传入耳中:

金杯银盏饮琼浆,
锦衣玉食伴宫商。
歌伎曼妙声绕梁,
美女折腰舞霓裳。
一人之下万人上,
偎红倚翠也寻常。
奴颜婢膝对皇上,
百官面前为帝王。

刘辟心想,这歌声倒是俱太监的真实写照,这个总管太监过的是比皇上还要逍遥的日子。难怪行前韦皋就叮嘱他,如果王叔文不收礼物,即径直送到俱文珍处。看起来韦皋还是大有见解。

对面的酒宴仍在继续,俱文珍却是随着下人来到了客厅。见了刘辟,还是他那惯常的皮笑肉不笑:“刘将军来访,咱家实感意外,想来必有见教。”

“俱公公,末将奉韦皋大人之命,有薄礼奉上。”刘辟递上礼单,“万望公公笑纳。”

“这,”俱文珍将礼单接在手,“咱家同韦大人也没有这个过节呀,贸然收礼,受之有愧呀。”

“实不相瞒,韦大人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想要在朝中找个靠山,有个大事小情,也好得到公公的关照。”

“话说得痛快。”俱文珍打开礼单,看着看着,不由得喜上眉梢,“看起来这韦大人是真心要同咱家交好。”

“真情实意,绝无二心。”

“好,咱家也就把话直说了。”俱文珍把礼单袖起,“这重礼咱家收下,也算是交下了韦大人这个朋友。”

“多谢俱公公抬爱,从今往后这朝中如有什么好事,公公一定不要忘了韦大人,如有坏事,千万要避开韦大人。”

“此事不消嘱咐,咱家也需要外镇有个贴己知心人,一旦有事,也要请韦大人助一臂之力。”

“公公有事尽管吩咐。”

“如今咱们是一家人了，也就不说两家话了。刘将军回到任所，告诉韦将军，立即联络二三名节度使一齐上本，要求皇上禅位给太子李纯，这样一来韦大人就是拥立新君的有功之臣。”

“这，能行？”刘辟担心事情不成，受到顺宗皇帝的整治。

“此事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这个好机会，韦将军万万不可错过。”俱文珍笑了笑，“你适才还说好事不要忘了韦大人，这便是天大的好事。”

“好，返回之后，未将一定告知韦大人。”刘辟还留个活口，“至于是否上本，韦大人自己拿主意。”

“无妨，一切由他自作主张。”俱文珍起身送客，“刘将军回蜀一路走好，咱家还有众多客人，这就失陪了。”

刘辟拱手作别，到街上找家客栈住下。觉得总算不虚此行，王叔文没挂上，俱文珍已收下厚礼，而且还捎话给韦皋，要他参与上本要求皇上退位，这步棋走不走，也是韦皋自己拿主意了。

朝晖把天际涂上一道金线，灿烂的彩霞唤醒了长安的早晨。通衢大道边上的早市已是人头攒动，叫卖声和交易时的讨价还价声，把习惯睡懒觉的刘辟吵醒。他推开客栈的窗子，信目向下面观望。只见太监总管俱文珍，领着一队太监旁若无人地走来。

一位卖菜的汉子脱口而出：“不好，倒霉透了，今几个赶上宫市了！”

“是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趁早溜吧。”有人在收拾商品，装筐入箱，环顾四周想要离开。

巡逻的士兵走近，为首的是神策统军使陈弘志，他手中的剑横过去，贴近了菜贩的脖子：“怎么，还没卖菜就想走，不要命了，把菜留下！”

“将爷饶命，小的不敢。”

“都给我老老实实的，谁敢逃市，休想活命！”

俱文珍等人已走过来，他的目光落在菜贩那顶花带刺的黄瓜上，对身后的小太监一努嘴：“买一筐。”

小太监过来就伸手抄起一筐，并随手扔下了三文铜钱，把黄瓜交给身后的膳房太监。

菜贩捡起三枚铜钱，急切地说：“差爷，这筐黄瓜怎么也值一百文钱，您还是再赏几十文吧。”

“给你三文钱，就是天大的面子，嫌少，给咱家拿回来。”小太监上前把三文钱

夺回。

“你们不能啊，这不等于是明抢吗！我的娘有病在床，还等我卖菜的钱抓药呢，差爷行行好吧。”菜贩抓住小太监不放。

小太监急于挣脱，对菜贩拳打脚踢：“松手，滚开！”

“差爷行行好，哪怕你给一半钱，我也好给我娘去抓药。”菜贩死死地拽住小太监的衣服。

小太监恼羞成怒，把巡逻神策军士兵的腰刀拔出，照着菜贩的右臂挥刀砍下，顿时菜贩右臂断成两截，那只血淋淋的右手落在地上。

人们惊呼：“不好了，杀人了！”

一队巡逻的行营兵马，闻讯奔跑过来。为首的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在马上发问：“哪里杀人了？”

小太监回了一句：“大惊小怪，不过是砍掉了一只手。”

“这事还小，人手岂能轻易砍去。”范希朝怒喝一声，“抓起来，押送长安府问罪。”

俱文珍用身体挡住：“你们谁敢！”

士兵们怯阵了，回头看着主将：“范将军？”

范希朝纵马上前：“啊，俱公公，你的手下强买强拿，已是违反我大唐法令，还公然动刀，砍掉菜贩的一臂，行凶伤人，犯下罪行，理当拿下送官府治罪。想要包庇，就是同罪。”

“范将军，宫市本我朝惯例，百十年的规矩就是这样。菜贩不识好歹，非要多索钱财，咱家的属下一时性起，便砍了菜贩之手也情有可原。你就不要小题大做，多管闲事了。”

“本将军奉万岁旨意，在宫市巡逻，维护治安，保障公平交易。太监行凶伤人，不能不察，也不能不拿！”范希朝态度强硬。

“范将军，即便是属下的太监有罪，也是归神策军拿问。”俱文珍冷笑几声，“只怕是还轮不到你。”

“当今万岁已有明旨，要本将军接管神策军的管辖权。想必俱公公也有耳闻，本将军就是按圣旨办事。”

陈弘志带领神策军的巡逻队赶过来：“噢，范将军，王叔文虽有奏章，皇上虽然也有同意之意，但尚未正式办理交接，这宫市的防务，还是当由本将军管辖。来呀，把伤人的太监拿下。”

俱文珍不再反对了，小太监也不再挣扎了，顺从地被神策军上了绑绳。因为

他们明白，陈弘志本身就是太监，落在他手里相信定会从轻发落。

范希朝话中暗含压力：“陈将军抓人本将军不阻拦你，但要依法秉公而断，如若徇私枉法，本将军是不会答应的。”

“这就不消范将军操心了，这是我神策军的权力，该杀该刚该关该放，本将军自有主张。”

两队军士就这样不欢而散，刘辟在楼上看得真切，他也明白太监一党与王叔文一党已是势如水火。如今既然已站在俱文珍一方，就要按商定的去做，用各种手段逼皇上退位。

刘辟昼夜兼程回到成都，向韦皋报告了此行经过。当他谈及俱文珍要他联络几名节度使上书，配合他逼迫皇上退位，拥立太子登基时，韦皋的脸色渐渐变了，现出明显的不悦。

刘辟已看出韦皋脸上的表情变化，有些胆怯地问：“大人，末将哪里做错了，还望明示。”

“你纯粹就是个浑蛋王八蛋！”韦皋对下属一向不讲情面，“你是缺心眼，还是脑袋让驴踢了！”

刘辟还是不明就里：“大人，末将还是愚钝，请您明示！”

“你说你，怎能同意俱文珍上表逼迫皇上退位，而且还要联络几名节度使共同上表。这若是逼皇上退位不成，我们岂不明显地站在皇上的对立面，王叔文他们还不要了我的命？”

“这，末将当时没有多想，只是考虑既然王叔文一伙不要咱们，就只能死心塌地跟着俱文珍的太监集团。”

“你是浑球，我们要做的是，明面上依靠俱文珍，暗地里脚踩两只船。现在朝政尚不明朗，谁胜谁败还很难说。本官要是认准抱定和阉党一伙，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此事还得大人拿主意，末将在俱文珍处已经表明态度，已是覆水难收，大人自作主张吧。”

“你且退下，待本官思虑后再做决定。”

“遵命。”刘辟应声方要退下，帐前牙将上前回话：“秉大人，京城俱文珍大总管，派信使胡太监前来，说有要事相见。”

“麻烦了，”韦皋看一眼刘辟，“你且不要走，如若是阉党催逼，本官难以下台，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辟心中甚为不满，暗说这一切怎能怪我，你让我去送礼，为的是和人套交

情,这事给你办成了,反倒处处怨我。心头恼怒,口中不敢:“任凭大人惩处,末将情愿受罚。”

胡太监进得堂来,大大咧咧坐下,旁若无人地发问:“韦大人,可曾联络几位节度使给朝中上表?”

“这,”韦皋一指刘辟,“他不是刚刚回到成都,才向本官报告,一切尚未来得及运作。”

“他这路上也太慢了,咱家晚走了一天,这都到了成都,他这路上明摆着是磨磨蹭蹭的。”胡太监不无贬斥之意,“像这样的人办差,真有大事全都耽搁了,不能再用了。”

“是是,公公说得是。”韦皋不敢反驳,“公公此行有何见教?”

“俱总管唯恐你办事有误,而今逼迫皇上退位已到关键时期。咱家手中已经拿到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的表章,他二人全都不客气地要求皇上禅位给太子,你也立即书写相同表章,由咱家带回。”

“这个。”韦皋此刻想要滑头也办不到了,如果不上表章,就是将俱文珍彻底得罪。

“怎么,韦大人还有顾虑?”胡太监可是毫不客气,“想要脚踩两只船,这是没门,如今死活你只能靠一头了。”

“我写,我写,我立即就写。”韦皋自然不会弄得鸡飞蛋打一场空。

胡太监拿着表章走了,韦皋用不满的目光盯着刘辟:“这下可好,只能在俱文珍这一棵树上吊死了。”

“嘿嘿。”刘辟无话可说,只能傻笑两声。但心中很是不服,你想两面都靠,本来就办不到,是死是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韦皋不放心,特地派了两个探子,到京城打探消息,吩咐他二人,有了消息,一刻不得延误,立即飞马回报。

数日之后,张探马大汗淋漓赶回:“秉大人,大事不好!”

“说,什么情况?”

“皇上下令把俱总管抓起来了,太监一党彻底失势,王叔文一党完全掌握了大权。据说,皇上已经降旨,派出钦差前往剑南、河东、荆南三地,擒拿大人等三个节度使。”

“啊!”韦皋脸色惨白,无力地瘫坐在帅位上。

刘辟明白自己恐怕没有好果子吃了,上前献媚地讨好:“大人,赶快拿个主意吧,不能这样等死呀。”

“本官方寸已乱，不知如何是好。”

“趁钦差到来之前，赶紧溜之大吉。多多携带金银细软之物，以后过日子还不至于困难。”

“说得轻巧，我这一大家子咋办，十多个少爷、小姐，还有六个姨太太，都跟我钻山沟躲躲藏藏，他们受得了吗？”

“如果大人受不了苦，那就只有一条路了。”

“快说，本官还有何路可走？”

“造反。”

“啊！”韦皋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恐惧，“反叛朝廷，一旦事败，岂不是要祸及九族。”

“胜利了则就是君临天下，贵为天子。”

“这，这。”韦皋连连摇头，“你这是把本官往火坑里推呀，仅凭一州之力，何以能平定中华。你，你没安好心！”

“大人，末将只是依据眼下的形势，做出的分析。至于采纳与否，还得大人自作主张。”

“是你，陷本官于污泥而不能自拔。而你还在巧言令色，本官就要被逮捕进京，遭受难言的屈辱，甚至全家性命不保。”韦皋把面前的茶盏往地上狠狠一摔，“我怎能容你！”

“大人，这不干小人之事。”刘辟往后缩，想要溜走，“眼下的局面，你不能迁怒于末将。”

“拿下！”韦皋发出命令。

堂下武士上前，哪容刘辟分说，把他打翻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大人，将刘辟如何处置？”

“押入死囚牢，待到京城来人，把一切事推到他的身上。是他背着本官上表，与俱文珍勾结，交出他可以洗清本官的冤情。”韦皋要将刘辟作为替罪羊。

说话间，另一名姓古的马探返回。进得堂来，他喜气溢于言表：“大人，天大的喜事。”

“本官喜从何来？”

“陈弘志把俱总管解救出来，他们已成功地把当今皇上劝说退位，业已禅位给太子李纯。新皇登基，大赏有功之臣，大人上表有功，也该得到封赏。”

“不是说俱总管已被拿下，王叔文一党得势吗？”

“大人有所不知，朝中形势瞬息万变。神策军护军中尉陈弘志公公发起反击，

把范希朝打败活捉，俱总管得以重掌大权。”古探马献媚地讨好，“大人快些上表要求得到封赏。小人在长安听说，有功之臣已纷纷上表，荆南节度使裴大人，还有河东节度使严大人，都已送达表章，要求扩大各自地盘。大人之功不在他们之下，这事咱可不能落后。”

“说得是。”韦皋因为这变化太快了，对于向朝廷提出何等要求，他的心里还没数。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刘辟明白他的机会来了，“大人为新皇建功，末将也有一份功劳，大人就不该再处罚末将了。”

韦皋有些不耐烦地一挥手：“放了。”

刘辟被松绑后，活动活动双臂：“大人，上本提出封赏之事，末将倒是有一个主意。”

韦皋正愁没有主张：“快些说说看。”

“大人何不要求把您的剑川节度使，扩展为三川节度使。”

“说得明白一些。”

“大人，剑南西川，还有东川，以及山南西道，合称为三川，何不上表要求统管这三川，不是把地盘扩大三倍。”

“好，好，甚是有理。”韦皋满脸笑开花，“就这样办，本官让行军书记立即上表。”

五月的天气，草长莺飞，御花园中百花争艳。黄鹂鸟儿在柳枝间穿梭往来，叽叽啾啾叫个不停。唐宪宗漫步在林中的甬道上，他的一双浓眉紧锁，万千事情在心头涌动。总管太监吐突承璀在察言观色地试探着发问：“长安城里，正在紧急忙碌筹备陛下的登基大典，万岁可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宪宗李纯，时年业已二十八岁。看得出他的心思很重：“朕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啊！”

宰相武元衡觉得应该进言了：“万岁，微臣有句话，想说又担心皇上多虑。”

“无妨，武大人有话尽管讲。”

“万岁，俱文珍在先皇禅位上的确有功。不过这个人可是个祸害根苗，他与诸多外镇皆有来往，难保他日后不重施故技。”

“故而朕任吐突承璀为总管太监，把他改任为掌玺太监。”

“正是这种安排，他口中不说，心下已是不悦。”

宪宗有几分得意地说：“不高兴他也只能忍着，他要进谗言，朕也不听；想要挑事，也难以施展。”

“万岁，他的基础存在，就有翻天的可能。”

“何为他的基础？”

“外镇就是俱文珍威胁朝廷的根本，”武元衡深表忧虑地说下去，“这些外镇，长久以来，根本不把大唐中央放在眼里。”

“朕对此早有察觉，”宪宗深有同感，“他们拥兵自重，俨然就是国中之国，不纳钱粮赋税，官员的任用，也全是他们自己一意为之。朕做皇帝，这种现象决不能再继续下去。”

“万岁有此决心，臣也就坦然。”武元衡其实还在给宪宗打气，“万岁决意削平外镇，我大唐朝便可真正一统，中兴有望。”

“有武大人你这样的臣子支持，朕是不会无作为的。”宪宗言语中充满信心，“还有像吐突承璀这样朕的亲信，何愁我大唐不兴。”

“奴才对万岁忠贞不贰，即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吐突承璀赶紧表忠心。

武元衡心头不免为之一震，因为顺宗一朝就是宦官坐大，顺宗禅位。如果没有太监兴风作浪，顺宗也不至于短短八个月便被迫退位。可当今万岁却还要仰仗太监稳固皇位，这只怕留有隐患。但当着吐突承璀的面，他也不便加以规劝。

吐突承璀却是要再做表现：“万岁，奴才也有一句犯忌的话，不说又恐怕对皇位有碍。”

“你是朕的亲信，有话但说无妨。”

“万岁，自古以来，皇位都是父子兄弟相争毫不留情，我朝即有玄武门之变，陛下想来也明了其中利害。”

“你是指太上皇？”宪宗是一点便透。

吐突承璀这番话，却与武元衡不谋而合，此刻他不由得附和说：“万岁，吐突公公所言甚是有理。眼下，王叔文一党不甘失败，他们还在密谋串联，意在恢复旧朝，让太上皇重新复位。”

“太上皇毕竟是朕的生身父皇，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太上皇既是禅位于朕，就绝无再害朕夺位之理。”宪宗不想让臣下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太上皇也不能言语，如果他有意重坐龙位，朕便再让之也无妨。”

“万岁爷，树欲静而风不止，关键是王叔文一党皆不甘心，太上皇就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只要太上皇在，他们便贼心不死。”吐突承璀还在借此表现他的忠心。“万岁，”武元衡也不愿轻易放弃，“太上皇已是病入沉疴，王叔文之流无非是想要借太上皇还魂重掌朝纲，陛下万万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而若想要他们死心，那

就只能是皇上辞世。”

“你二人这反复规劝，岂不是要陷朕于不孝不义，”宪宗已感受到皇位的危机，但他口中决然反对，“此事不可再提，若再提及，朕对你们就不客气了。”

二人当即不语了。护军中尉陈弘志匆匆走上：“万岁，奴才有大事奏闻。”

“讲。”

“万岁，玉虚宫道人罗令则，从侧门偷偷进入舒王府，至今已两个时辰还不见出来。奴才特来请旨，打算进府抓来审问。”

“这个罗道长与王叔文一党交往颇密，他如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进入舒王府为何不堂堂正正地走正门，看来他必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武元衡深有同感：“万岁，舒王李谊原本就在立太子时与万岁相争不下，他谋位之心必定不死。此时与王党勾连，决无好事，不可不防。”

陈弘志提出：“万岁，待奴才入舒王府把罗老道抓来，交刑部一审，谅他还不如实招供。”

“此事不宜操之过急，”宪宗自有他的深谋远虑，“你派人在舒王府各门盯好，待那罗道长出府后，派人在后跟踪，一定要查明罗道长去往何处，与何人接头。然后向朕禀报，再做主张。”

“奴才遵旨。”陈弘志匆匆离去。

宪宗望着陈弘志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他的目光是扑朔迷离的，武元衡和吐突承璀都感到捉摸不透，而有几丝令人不寒而栗的寒意。